

書

廿五

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丁書附

吳興姚

鐘離

鏡州三堂記

廬山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盧郎中齋居記

廬陵所居竹室記

西軒記

書官州壘嶂樓附

李白酒樓記

新修滕王閣記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宴喜亭記

白蘋亭記

頴亭記

二公亭記

零陵萬石亭記

沔州秋興亭記

郢州孟亭記

鏡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螫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
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
以蟠螫乎高齋清地其所以宴息乎鏡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

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
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
明臣子在二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訓居德
樂善苟其成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
刺史馬君錫因其類侈始革其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
之幽弄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
深入重高迴塘屈盤眾鳥交映涼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
天成數日知夏春之日眾木花拆岸鋪島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長立龍聲擗奇方舟遠逝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沂沁環迴隱映差池
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
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
雲隔林無光虛堂沉沉皓壁如霜相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
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梧洞開大華爽氣出關而
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鷺寒沙露滴
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

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
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淅淅終夜有聲此則
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
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
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
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鯨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
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大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
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公撥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
焉坐肅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
通家之愛獲拜林下且願請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
筆避席請書堂陰碑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游亦可以觀清淨為政
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
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

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而奉服赤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
柱二室四牖廣袤盡長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窗
納陽日虞祀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塗墁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
窳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一漆琴一張儒
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善仰觀山俯聽泉房脫竹掛雲石自
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空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
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
幾百尺脩柯直葉底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濯叢
薜蒼苔葉草豈駢繼承弱日月光不到地成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
白石爲出入道堂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瑛雜木異草蓋覆其
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身
輝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
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

泉脉分錢懸自簷注砌與壘如貫珠乘微如雨露滴漉飄灑隨風
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
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
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豈一屋華一筓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
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
融寧心恬哉昔永嘉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
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自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
二日聊覆篋負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
一日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
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亢負所羈餘未盡或往或
來未寔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
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
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村長老湊朗滿晦等凡十
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闕庭志遐遠舍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其清外若可離其中其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頑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宜幾慎道亦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序曷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林不斲全其舊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壙前有芳樹珍卉輝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琴瑟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琴名不登此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負賦三十四年于茲矣五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家與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五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翔清風凌顛飛翔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虛衡增繳不能為患其芻豢且秣羈執駮駮首冠鑿錫身被嬰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治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駮駮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自五兵未偃朝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督方郡之老則仁人靜士豈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心之處于九江南郭蒼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弄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駮駮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自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顧神遠壽暢其天和洽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二日趙郡李華記

盧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煦乎春曦形乎夏溽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夏而

且曠燕之北當夏而且列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濕故腎脇欲燥人之外好欲軒冕又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列當冬而曠其歲時惡入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又綵不能動且榮而必慊其志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土窮予二年夏待罪于唐復及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榻撐者為棖榻破者為雷削者為障曰者為樞篋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窗空者為梁方大暑者火烘燥雷雷垣襲若隊予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閭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繼向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亦為妖且災且病且窮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且矣天地之氣不能易

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一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曠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道將勢其廬而斬其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舉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以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方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斲金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曠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齒覓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斲金大昏之墉闢靈照之穴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一其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比日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一乘亦

雄眈競後由自正察步逾千方自相瞪則壯邦麗解之數慊在第一敏系
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棟雲變波屹風暑者以澄曉黛嘖入女
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光既水舉爾縷不盡也然
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發言緒至越活筵走奏
榻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鄉向之廢舉四美悉估而
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
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
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鄉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
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鄉向之
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鄉既舉既未今不可默夫北望
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甚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
全正面抱而有諸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
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壘嶂之命為官至於欄干蹋道沙子門戶等
咸有曲盲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集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
彰咸通十二年十一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
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恭而不進漬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破
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
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日在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
今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
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戰以釐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
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
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翹藥耳一淫雅且混黑白或
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潔
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
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
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視幽井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
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清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翹
藥豈不自藥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真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

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
當時骨鯁忠赤透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
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稚兒牧豎過亦指之曰
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雨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序李王端作賦今王壯其文辭
益欲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擊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之量斤
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
多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
處竊寄自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
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
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
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

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殺而
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
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公詞
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是
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其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語得無情
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枅板檻之府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
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
訖功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
告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
命其江山之好為王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治勤
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道余以邑之

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晉城之闈半里而近初屆佛刹之上
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
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闈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
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我我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
昏明易色指遥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遠白
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
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詰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極攀游觀之所洪
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
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渚谷佳境勝既蘇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
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
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
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
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
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亦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
其居之後立荒之間土膏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
泉激壑葺其巖焚掃殿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立陷者呀然成空窪
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
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者既成愈請名之其立
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道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
振路焉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之瀑谷言
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
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台而名之以屋曰
燕喜亭取詩所謂魚曰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閭而相與觀
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在而地職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
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
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嶼嶺猿狖所
家魚龍所宮極幽段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見今其意乃

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老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其布九邑下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守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知以懷之敬事存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且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藿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深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儒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浦祖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路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豁而即焉白沙如淨流波環之前有大野巖雲縹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葦菰叢生鳥鷺朋游嘉名雖曜

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脩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戕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鈿刻密石用成羣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朗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翠管辛荳木蘭碧故丹寶蛇珠翠鮮艷暗起紫葉振繁落英飄飄灑空浮水天日袖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蔽翳乎瑤芳眾然偶植羅列布護外則差矧以白蘋開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旆旌綵舟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皇之賢公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落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為邦之成績作直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皆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蒼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列垂不朽之遐

觀谷其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己卯歲冬十月予將
浮湖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舉書
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頴亭記

陳寬

頴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三升之見頴水
直北劈地而來若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
與大隗等列頴君羣峯而來崢嶸不得進蹭蹬却倚三十六嶠若立指
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以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
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
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
覽為讓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頴陽達許昌皆漢
郡頴川屬焉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疾于人而不避者吾
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爰有與爵而稱曰吾斯
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頴亭遂名之若使解推乃手值良辰嘉
賓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感

本昌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
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言其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濟體未盡其
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力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
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埤鬱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
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
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
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如
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
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曹尚正負天水姜公公念茲邦川通溟渤
山連太蒼梧炎氣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得畏
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善謂是月况地理卑理而
不擇爽塏以蕩夫汗虛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
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合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

峯平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狀蛟龜之首二公止旌輿
以迴瞻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
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游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擁麗前
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復泰西必寧者也虞書不曰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
也帝公今日之化育五岳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
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
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隨必復斯至上露路下蕪忍
令父母慙之乎遂偕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
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環堂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
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
榛莽可去以自難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巧
籌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巨以中豁飛榮翬異而四者東西
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履頽壤而垂綸通以虹橋綴以綺

樞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巖繼留登迴精舍奉其辛津都城
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潏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集廣曠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睇千
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
乎群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租客常於斯加以平時聞闢通途在
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
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
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
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
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
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
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
山川物象徧得而臨見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下地
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
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

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首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
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
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
側以入縣合跨谿皆大石林立煥若奔雲錯若曾其峯怒者虎鬪企
者鳥厲抉其穴則鼻舌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顧睜目疑若搏
噬於是剝闢朽壤前翦焚榛穢決滄溝道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
寔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殿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
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
吾儕生是州藝百野眉厖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土地出設茲神物以
彰我公之德歟既質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
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
嘗六為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感恨公之言嘉績未洽于人

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
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聖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
夫獻辭公壽萬年宗之嘗以賤奏餘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
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
揖讓而退覩交戰而兢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
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兢則有悔和
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闕
吳蜀樓船之殷覽荆嵩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
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瀟順開
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

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
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顯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接同雲於高閣見雪之
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
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敬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
嘉其俛仰羨其動息乃命進續抽毫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
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其快異令
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此
齊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
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靈沙嶼明風動其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
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
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
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平負則天爵平身謂乎

下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
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之全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
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論者曰王右丞筆筆筆貌于郢之亭亭在刺每有
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桓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實則先
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諱名浩公曰焉有賢者之
名為趨斯走養朝多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珍為日休
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
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
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
人之志宴豆既撤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文粹卷第七

乙卯三月廿六日

文粹卷第七十五

記戊 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興利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鹽池記

卜勝

東山記

司徒波國公杜城郊居記

君陽遜叟山居記

館舍

廬州同舍館記

橋梁

汾河義橋記

井

義井記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置冢物產多狀山川闕錯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泥功利及物耶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檢妓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天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拜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

下令邑中有能脩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歲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
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邑丘隰道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考不可
效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些言賢聖嘉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
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黜萬皆苦於始作而
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
之具畚揭列綆鍾管礮龍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
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亟動雷行斬莽闢蕪發腐
曝淤培高徹里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
事於農隙二旬而畢不戮一其大也駢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
梗數萬畝汪汪虛明曠若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鬪橫殺衝波泄流
引瀉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有風雨暴闕洄洑換
晨虺虺沸會似聞樞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
開關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火故馬濤懷山大浸崩駢暴
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斯乃夫其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
或火雲熱天旱魃為虐敵蒸熯效蛟龍追 遂而翠嶽搖岸澄瀾洗月

沈溶浩浩獨落天光順軌導流猶潤百里則貫曠澤勝萃感之既
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為鱗申之族育鳥嶺之群羅生菰蒲蔓食麥
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
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乃公浴上祭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
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率
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從其善常推
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氏功和如是吾
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又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其安之追論
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錄事丁
宗者自壽戴誠佐史章卓侖或參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
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海張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為海目則
鄒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此浴陵車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無春

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天降霜桐隊代增溥鹵而利倍農
穡有穀家邦質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貫之資貨是
人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身鳴鑾載臨流潦旋敗泊皇明道發
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騰芳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靈孕亦曷能旌
昏明等奇負勝矣帝所且念貴然來思分天牧以位擇藩佐而貳賢能
鮮隊于事則其胤字通開閱扼拓機之左隅鄰大邑之東部崇府庫
咸望乎儲蓄樞管鍵之俟乎閉藏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
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歲移廣岸砥平而可彌脩
畦綺分以加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洪溝浚白波騰或瀉或汨以
汗以湖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雲疑京垣蘊崇巨區聖量矜戶微
筭釀受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從賦君孰與足速黎庶而必分固
非擅權利貴負易土登陸而雷軒流日驟水四雲艦擊星律有變給
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
施之求報大道之互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
之藏垢也羨美陳調膳取員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矣員百工而國貞

以樹善永年非石無以紀垂裕裔胃非文無以揚則我晉書卷之
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
曠雖明亮廊廟而納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
谷石潭竹岸松扉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志術
茲所謂丘壑真龍衣村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
舍設帟金吾畫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傳團舞於青霞佇羣禽於
紫氣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綺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
涂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曰景移樂
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
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帷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信優崇棟之詩作
於是實具其筮管早以昭中信之獻音其東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
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茲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
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比遇故兩曜合舍眾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

允塞寒谷响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象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懌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紫道巖巖嶽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崗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自西敞賓榻中容宴且孤齋閑館幽駟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清泉脈其流泠泠或泐或滌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縹以方塘輕瀟緩綏掉公泗上下見煙霞澄霽齊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芊絲葱蒨青杏條迴合合虛籟以四達湖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雋人金闈玉堂之宿淑姿脩能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并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符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也則暢天理樓顛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儼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擊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崗陵昭融坦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并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該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伏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三三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三三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由蒙谿谿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

以命天山之為頤者勛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雲霧露以
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雲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
蒸薪養子管以為茨藉養竹筴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
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噴無或養妖
靈恃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滂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搗朽養
慘霜虐雪以殺根芟養癰腫之朴不為幹材養鈎棘之孽不中推襲
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蠅梗之根以固膏土養芳食之實以蕃庶
生香雜毒之藥以中而氣養蟻蝻蜂蟻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
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窺爾實又酌而飲蒙蒙曰
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勛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
於寒垣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
陂使介鱗蕃育決於三浸使虬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
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勢瀟決於鳥鹵以溘其施決於池籩以重其利
決於圃實使鼠解為蠹決於沮洳使鼃龜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
無喪爾名而澤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

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
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
意以入清明之順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
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道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相
讓場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盡軒戶欹傾斷枿委階椽落
棟折風雨雪霜宿不可宿太守陽平公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
孰民且閑陶瓦于原伐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置賓堂迺我前軒
燃楠蚪蚪層櫺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楹間容宴
般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
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榭又西開下閣作饗舍殿屋宏大中敞作南門
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回城墉其下淤溝開道通
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
蔡汝陸行拒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

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肥壽春為中路大曆末
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
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隸鹽鐵稅緡諸侯推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
旅率皆首蔡會洛道路不弗肩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
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為尚書郎以通知
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不憂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
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轡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沉溺者半
廼於湖東北岸臺皇里祚詹廩三千九間州東兩邑人米輸於此自
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
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
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百傳曰自廬已往振廩同食大和
三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
母五十猶縗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

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繇卒迫程
人射利濟舟為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
勝紀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廼願
棄家乞諸他郡拈槁藍縷日恒歲積自阿關而東陸唐儉風食貨艱
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驟馳適饋餉者羞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
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濬牽射隕沙徙岸呀呷轉騰吞莖於
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
月天作淫雨湔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弔之
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
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辨箴執紼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斯社春
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歎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乎可
轉轂去其飾成無丹雘取其固執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
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
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誌之于
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及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
城垣之次陽明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
邃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世寶
前注泮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富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
激清拉疑浮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所向焉蔑煥
喝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惰者得以淘湯眾疾者由之蠲愈滌汰氛
盆沃洒蒸灼淡然不改與地配久化質謂闡為開敞鄰梵宮之清淨脩
廊對開連樓鬱峙嘯真信以宴息遠嘉客以盟激指心而授應日
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
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寒
騫青冥前視萬里駁弁為濟川之漸斷輪為秉軸之兆可轉盼而
待矣公才蔚量碩所負真氣淳名雁王府心拂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
以遂誠迴俸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
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
年三月記

文粹卷第七十五

三月廿六日

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已 惣一百

吳興姚

鉉

纂

浮圖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福州南潤寺上方石像記

畫西方燈記

黃石巖禪院記

沃洲山禪院記

朔像記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鸚鵡舍利塔記

災沴

泗州大水記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自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

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白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則橋陳如

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

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支門支法領等始

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二十尼自

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二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道道傳智智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勳滿音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實岸超惠海海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壹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條法欽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華轍屬綠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菴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二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

靈運翻大涅槃經古靈運者儂然軒構推北有高行頭陀僧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二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東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遠湘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薰修以真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崗道靜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覺同德義盈善台城藏選龍興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駭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王不兩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臯脫俗歸真其名曰壞銅為稱首焉又欽比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領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茲音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眾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禱茲能辨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

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云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眾乃命智晃
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
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
嚴身嬰路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薰神足無
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亦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
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披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
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
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
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
堂凡買工費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
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
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
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收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

史劉誦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
中處州刺史陳祐九刺史之外摺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
知制誥賈餗以隆在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
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
余以長慶二年指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
童相觀睹自恠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且襄所聞之元白耳由是
僧之徒設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
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
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
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湯火
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
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樞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
至今為城郭苟一叱而異出卒不可化毀之中學數息則身成此又
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
永永因衆妙合成獨不能為千劫劫舍藏之不朽耶曾定思之則僧

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言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
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
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間闢各由龍溪無龍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
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醞質非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
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東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
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雉鷲環駭旬旬木石冥
雄雄者雷驟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雲嶺躡躡潭洞簸蕩須臾
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困斬焉中闕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
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直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
列侍環衛品覽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
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跌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
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君羊

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噴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魏魏
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
於時有所類麻艾於教有所伊怙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
無劫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
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
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
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求
求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
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嶮嶮之餘仍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
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燈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如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
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
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

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
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
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一首不知其
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
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
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
袋白居易當衰暮之年一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
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
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
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具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
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
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
部便親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
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爲川瀆然則丘阜之境其大者
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因其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於于黃石巖
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
年但手拍松桂云吾髮我植今環人辟鳥飛兔走吾後何齒矧卯戌
之昏日霜相炎之凍炙生落落之榮頽去留之必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
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僅得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
哉觀夫煙雲雜乎履屐嵐嵐靄在於襟袖羣形浩擾併人眸子每至煙
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從耳凌兢上眞冥焉知不
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漸容於厚面遠喧
卑之臆穢乎不得而然者甚矣鈞也餌也名爲利鈞利爲名餌吞鈞食
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
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攷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
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

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蒼巖為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甲山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礮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道開威靈崇實光識斐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却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入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瘴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

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公遺跡泉石盡在依依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眾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明持僧常執負自剡括洛待書與圖詣從寂樂天之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文垂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應金漢為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訶伽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情尸加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輕足

婁而垂翅按脩羅而束手猶然折一柄狂搜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
離十二天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感夢
而懺悔近于閻聚落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居衛尉鄉靈應
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末六
王樓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
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每謂靈不安旬日方悟遽
徙他室助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靈變也請押衙熊輅為道首輅遂與執
白等者郭宣熊師佐等從史閻伍為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際首
具共二十万輅厚自損徹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
聚目稜電擊猛焰慧眉蚊蜂捨軒金塗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
角得工巧明矣其或憂魑蠱刺規是不翅擊二屍磔五塚也及素天
女主藏神几四事堂內二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村留惡觀吁可
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尊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之主意予曾閱正
法念經說摩醯陀山空猶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
敬輅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摠持契訣

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且危勿筮天王操戟卓地有泉并射
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
上府至新涂夢天王支刺張目曰世涂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
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忿殘酷其踐以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
上輅為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
人祈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落於州長乃延就茲地
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
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然之境一編牀而已萬有器焉然此身不動其
內則以三世五劫總自從支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上因緣於正智中得
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无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
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
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
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

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攀攀鎖湯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示以吏役清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字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禪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宜安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吉昇自序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回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予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大異緣用一真化則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頁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於經者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又不相因可以爲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

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試其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法以無念爲真際緣生不答以爲緣起也言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琴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已日而其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誦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不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燭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與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稱聖賢質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巨震湯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豈烈於東土浩淼長瀾周且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洪敷漢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濤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直齧縮迴薄衝雍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為成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薨為河宮隳類如魚鱗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纂新礎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筏以載之遂連舳促檣斂馬牛遽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過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駭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

不堪泉血如鳥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沈沈相繼天迴地轉混其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濤壑之上以向衝波之來木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休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千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休奉聖王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沍休之罪也厲聲正色沾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歸然存焉豈不可愕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通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剪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

而徒奔轅而泥弔亡恤存緩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
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續立園市造并屋公申
勸科程以貫以資纒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補板為垣樹柳為麗
端衢四達解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
遇賢即退故劉昆反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
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萬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
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往於危堞之上以當張海之勢城類而一
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朝廷之委任於公也
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諷今采或同年矣謹述
而紀之

文粹卷第七十六

乙卯三月廿六日

